



回首向來蕭瑟處 也無風雨也無晴

謝錦堂 48.10.01

陸軍 上士

現職：台北大學企管所副教授

學歷：台北大學商學院博士

「士校畢業的士官」與「大學教授」，一是基層軍職、一是學術精英，相信多數人都不覺得這兩個職業會有什麼交集；在一般國人的心目中，兩者受敬重的程度也頗有不同。

然人生就是這麼奇妙，真有士校畢業、並為國軍基層奉獻多年青春的榮民弟兄，憑著一股不服輸的上進精神，於退伍後持續修習高等學位，日後成為大學教授，作育英才。在成千上萬的榮民弟兄中，有這樣奇妙經歷的人實在不多，謝錦堂教授就是其中一位。

隔代教養的孩子沒權利放棄 命運磨練出堅毅性格

故鄉在宜蘭縣員山鄉七賢村的謝錦堂，鄉間的童年生活並非快活無憂，因為在他尚未出生時，父母就因故分開了，從有記憶以來，他就是跟著祖母一起長大。當時祖母已經六十幾歲，因為白內障，眼睛不太方便，仍含辛茹苦地把這個缺乏父母疼愛的孫子拉拔長大，日子雖苦，卻無怨言。

謝錦堂記得，房屋中央有著一道裂痕的土角厝，就是祖孫倆人相依為命的地方。每當颱風來襲，缺乏地形屏障的蘭陽平原，風雨總是特別猛烈；因為擔心房屋承受不住，只能與祖母相擁瑟縮床上，一夜不敢成眠。

由於父母不在身邊，在當時民風保守的宜蘭鄉間，總不免會受到鄰居或親戚的異樣眼光，比起生活上的清寒刻苦，這或許更令人難以忍受。但年幼的謝錦堂並未因此而自暴自棄，總是堅強地面對一切，並從當中學習怎樣成熟。「別人越是看不起我、我越是要成功。」謝錦堂說。

靠著有點小聰明，小學期間的謝錦堂成績一直不錯，還得過鄉長獎、校長獎。至升上國中二年級後，從宜蘭搬到台北與父親同住。由於台北都會學校的升學競爭激烈，也或許是學習上沒有得到要領，所以成績非常不理想；加上當時父親的家庭環境也不好，不同意讓他繼續升學，並要求謝錦堂國中畢業後就要跟他一起去做工，補貼家用。

當時謝錦堂心中還是希望能夠繼續唸書，但求學與家計不能兩全，讓他覺得倍感苦惱。正當無計可施時，已經分居的母親捎給他消息說，陸軍正在招考技術生（後勤士官），問他有沒有意願去報考，一個人生的轉機就此展開……。



▲謝錦堂於通基處服役時的留影。



▲ 謝錦堂於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業之學士照。

力爭上游的基層士官 心中慢慢醞釀教授夢

報到當天，謝錦堂獨自一個人背著包包坐火車到內壢報到，同學則多由家人陪同。由於訓練嚴格，為期三個月的入伍訓才剛開始兩週，就有許多同學因吃不了苦而自願退訓，一百二十幾人的班隊最後只剩下八十餘人。

入伍訓結束後，全隊轉往中壢龍崗第一士校，在那邊接受為期近一年的士官教育；之後，再轉往內壢的通基處，繼續接受為期一年六個月的無線電修護士訓練，學習修理載波對講機，結訓後並取得等同於高工的學歷資格。

由於畢業成績在全班前五名內，可以按照自己的志願選擇分發部隊，當時謝錦堂選擇留在通基處服務，算是同學間所能選擇的最好服役地點之一。在整個八年的服役期間，扣掉受訓的兩年半，剩下五年六個月的役期都是在通基處度過，並晉升到上士後退伍。

通基處的服役生活過得非常平靜。由於通基處屬於五級修護廠，所以採上下班制，但除例假日與星期三小禮拜晚上可以出去走走外，平日都得待在營區。所以當時謝錦堂就在想，既然生活這麼穩定，這些公餘時間似乎應該好好規劃，充實自己，不要白白浪費；況且未來退伍出去後，爸媽各自都有家庭，也不能去倚靠誰，就只能靠自己。因此在服役的後段期間，謝錦堂決定應該繼續升學，完成原來期待的大學學歷。

想念大學，說來簡單，要考上卻不容易。當時大學的錄取率僅有三成，文法商科的第一類組更只有一成多，可不像現今大學錄取率直逼百分之百，只要去考就能考上；而對國中課程就沒念好，一般高中課程也沒有接觸的謝錦堂來說，想考大學更是困難。

原本休假期間玩得蠻瘋的謝錦堂，在役期最後的兩年期間，將自己沉澱起來，並向部隊申請每週利用一、兩天晚上的公餘時間，到外面去補習數學、英文等高中課程，提升自己的程度。而地理、歷史、三民主義等其他科目則靠自己苦讀。

由於士校的學歷比敘高工，以當時的學制是可以直接考大學。因此在退伍前一年，謝錦堂就試著去報考大學夜間部，雖然最後沒能考上，但最擔心的數學考得不錯，取得約六十五分的高分（如果沒有記錯），讓他安心不少，因為只要數學能夠掌握，剩下要背要記的科目再設法補足就行了。

退伍以後，謝錦堂立即投身補習班，花了十個月的時間埋首苦讀，在那段衝刺的時間，每天只有約四個小時的睡眠期間；原本退伍時還有五十六公斤的體重，到考完大學後只剩約四十六公斤，整整瘦了近十公斤。謝錦堂謙稱自己考得不好，但因退伍軍人有加分優待，至少還能錄取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（即現今國立台北大學）企管系。

因為不想向父母伸手要錢，考上大學後，學費與生活的經濟壓力隨之而來。所幸在退伍時領了十萬塊的退伍金，存放軍人優惠存款可有不少利息。輔導會則補助就學榮民學雜費達三分之二，因此每學期只須繳交約一千一百元學費；輔導會另還提供獎學金，成績滿七十分者每學期有四千元，成績滿八十分有四千五百元獎學金，用功的謝錦堂在大學期間平均成績幾乎都能保持在



▲ 服役於通基處的謝錦堂，放假期間至宜蘭礁溪五峰旗瀑布旅遊。



▲謝錦堂於文化大學企管研究所畢業之碩士照。

八十分以上，因此每學期都有獎學金可拿。此外，白天在系上工讀，寒暑假期間則在輔導會介紹下，在基隆榮民服務處協助更新、校對、編輯榮民的文書資料，打工薪水算是不錯。

就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大學畢業後的謝錦堂還能存了一筆錢，可供日後調度運用。不過，工讀只是輔助，不應捨本逐末，謝錦堂認為在學期間還是要以充實學問為主，並在大學畢業時，取得優秀畢業生獎。

踏上漫長的教授奮鬥路 從事與願達到築夢踏實

現在回憶起來，謝教授認為當時面對的，與其說是經濟壓力，還不如說是對自我未來前途不確定的壓力。在進了大學後，才發現原來外面的世界變化這麼快，只擁有大學學歷不再令人稱羨；而當年認為最熱門、最有前途的企管系，因為同性質的學系已經設立許多，而不再那麼吃香。當時還流傳一個笑話：一根電線桿倒下來，壓到的三個大學生中，必定有一個是企管系的學生。

謝錦堂心裡在想，大學企管系畢業的學生，未來在就業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競爭力，似乎有必要再考個研究所；於是大四那年的生活重心，就放在準備研究所的考試上。

不過第一年並沒能順利考上，只得開始找尋工作，到聲寶公司去上班。然即使是在上班階段，謝錦堂仍不斷想著自己的前途：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？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？想了又想，謝錦堂認為自己應該不是想要過一個很複雜的生活，而是嚮往單純穩定的生活型態。而能符合這種要求的職業，一是公務體系，另外一個就是當老師；謝錦堂選擇了後者。

在聲寶的工作期間只持續了十一個月，後來因為水土不服，就離開公司，轉而到OK便利商店去當儲備店長。就在儲備店長的培訓期間，系裡面剛好有個助教的職缺，系上師長便問謝錦堂願不願意回來接任。因為與自己的志趣相符，所以謝錦堂便在民國七十八年回到系上擔任助教，算是正式踏入教育圈的第一步。助教的工作相當忙碌，除了系上行政事務與教授的交辦事項外，也要辦理推廣教育及參與研究計畫，有時候忙到連星期六、日都沒得休息。

想要在大學教書，追求更高學歷是不可或缺的元素。當助教的第二年，謝錦堂就考上了文化大學企管研究所，並於民國八十一年順利畢業，眼看即將取得升任講師的資格。不料，當時臺灣的教育體制有了重大變革，因而未能順利升任講師，讓剛取得碩士學位的謝錦堂相當失望，就這樣當了十一年的助教，直到後來取得博士學位後才得以順利升任講師、副教授。

失望歸失望，為了實現自己教學生涯的夢想，謝錦堂只有繼續追



▲由謝錦堂教授帶領的台北大學EMBA海外參訪研究團，至江蘇台商公司參訪。



▲由謝錦堂教授帶領的台北大學EMBA海外參訪研究團，至在泰國設廠的統一企業參訪。



▲由謝錦堂教授帶領的台北大學EMBA海外參訪研究團，至越南公司參訪。



▲謝錦堂教授（左）與東吳大學教授合影，感謝其對參訪團行程安排的協助，並致贈系旗一面。

求博士學位，並幸運地在民國八十三年考上母校博士班；在攻讀博士班期間，他仍繼續擔任企管系助教，由於工作負責，後來還被商學院院長黃營杉教授找去擔任院長秘書。從八十三年至八十九年，花了六年的時間，終於取得母校商學博士學位。

博士班畢業當年，謝錦堂先擔任系上講師一年（早年博士班一畢業就可以直接升任副教授），經過一番努力，第二年才得以升任副教授。辛苦曲折的奮鬥過程總算就此穩定下來。

習慣靠自己力量長大的謝錦堂，每經歷一個人生階段，都得仔細思索下一步該怎麼走？不斷自問：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？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？心中漫漫浮現出清晰的教書生涯。從考大學、踏入社會、考研究所到攻讀博士學位，儘管這一路上走過來，他必須面對比別人更多的考驗，付出更多的努力，謝錦堂終於實現自己的夢想，如願成為國立台北大學的教授。回首以往的人生考驗，對照現在謝錦堂的心境，恰如蘇軾「定風波」所描述的意境—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

感謝生命中的貴人 人生彷彿一場馬拉松

人生彷彿是一場馬拉松，漫長的路程往往充滿崎嶇與晦暗，若不是有貴人在一旁及時伸出援手，在每一個生命轉彎處，都可能迷失方向。

這一路走來，謝教授最感念自己的祖母，在父母都不能負起

照育責任的童年生活中，年邁的祖母是他唯一的依靠；儘管祖母往生多年了，每當午夜夢迴憶起祖母，仍不禁暗自落下淚來。

其次要感謝的就是太太一宣良及家人，謝教授說，「當我向她說明我的家庭狀況，她竟然還敢嫁給當時一無所有、且有缺憾過去的我，還默默地跟著我、陪著我、支持我、鼓勵我。二個女兒一鎔、蕎也增添我生活上的色彩，讓我能充分享受家庭溫暖。」謝教授將成長過程中的親情缺憾，化成對家人的愛，更用心經營自己的小家庭。

念舊的謝教授，也細數了成長過程中曾經照顧過他的幾位恩人，從小學的陳胡番老師，到大學時的導師徐純慧教授，擔任助教與攻讀碩博士學位時期的郭崑謨教授、吳智教授、詹毓玲教授，還有時任商學院院長的黃營杉教授，都是對謝錦堂從學生到學者的漫長路程中，有過很大幫助與影響的師長。

謝教授認為，在自己的人生的過程中，如果沒有前述幾位貴人，自己其實很難達到今日的成就，尤其從小家庭就是這個樣子，自己也沒有什麼背景，除了靠著努力上進之外，如果沒有貴人拉你一把，很容易就會在原地踏步。



▲謝錦堂夫婦與當時仍然年幼的女兒於過年時合拍的紀念照。



▲謝錦堂夫婦於司馬庫斯部落合影。

展望未來，謝錦堂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藉由學術上的持續研究，而能從副教授升等為正教授；而在升任正教授後，希望能藉由自己在「公司治理」與「行銷管理」的專長，為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做出一些貢獻，甚至參與一些公益活動。而基於感謝輔導會在自己人生奮鬥路程上的種種協助，若輔導會未來需要他為榮民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，他相當願意配合。

英雄不怕出身低 掌握命運靠自己

回想起這段人生的酸甜苦辣，謝教授認為：「人生本來就不是事事都很順利，在順利的時候要能掌握機會；不順利的時候就沉澱自己，韜光養晦，特別是不能自暴自棄，要多充實自己，因為在這段時間你是在等待機會。」謝教授還說：「人生過程如果過得太平靜也不好，這樣的日子不值得回憶；只有苦過，才會去要求自己，才會懂得把握、珍惜現有的一切。」

謝教授特別提到，他能有今天，要感謝這段軍旅生活。他自國中起在膝蓋處就長了一個瘤，越長越大，看醫生也看不好，只要碰傷這個瘤就會流血，一流血就是一灘。在成功嶺的入伍訓練期間，他刻意不去注意腳上的毛病，訓練照常訓練，磨破流血也不理，結果入伍訓練結束後，體能變好了，體質也改善了；或許就是因為身體免疫系統增強的緣故，困擾多年的瘤居然就此痊癒。

而這段軍旅生活，也為未來的考試與求學過程，奠定了良好的體力與堅定的意志力，養成了做什麼事情一定從頭到尾，貫徹到底的習慣。而當時職業軍人退伍參與國家考試有特別加分的機制，這是一個機會，如果沒有這個機會，也沒辦法在第一次大考中就考上國立大學，為未來立下基礎。謝教授很感謝輔導會的就學補助、獎學金以及打工機會的介紹，讓他的經濟壓力能夠大幅減低，而能專注於課業之上。謝教授認為，如果沒有這段服役經



▲謝錦堂教授與家人同遊日月潭。

歷，則自己現在的人生會是如何，還很難說。

對於與自己出身背景相近的榮民弟兄以及輔導會，謝錦堂也有些建議：這些年紀輕輕就投身軍旅的榮民弟兄，在服役十幾、二十年後，退伍時都正值青壯年，將面臨二次就業的問題。這方面，榮服處可以考慮辦理職業訓練中心或與其他職訓中心合作，為這些榮民弟兄培養第二專長；政府按照自己的能力提供榮民適當補助，受訓者則部分自費（這樣自己才會珍惜受訓的機會）。對榮民弟兄而言，現在的時代跟以前不一樣，四十幾歲都還算很年輕，都還有機會；接受半年、一年的職訓，退伍之後投入就業市場，比較容易找到待遇較好的工作。

身為教授的謝錦堂也鼓勵榮民弟兄要養成閱讀習慣，因為閱讀是通往知識的一條路，也是取得一技之長的一條路，如果沒有養成閱讀習慣的話，未來就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更進一步。

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，軍人不僅鍛鍊體格，更鍛鍊毅力，面對命運的考驗更要靠自己掌握。士官教授謝錦堂博士在人生道路上的奮鬥歷程，正好可以鼓舞許多人，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人生道路的主人，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，並且用來服務社會、國家。【張立德／採訪整理】